

中国作家前沿丛书·小说卷

鲁迅文学院 编

我们的爱

刘建东◎著

湖南美术摄影出版社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鲁迅文学院

中国作家前沿丛书·小说卷

鲁迅文学院 编

我们的爱

刘建东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爱 / 刘建东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3

(中国作家前沿丛书·小说卷)

ISBN 978-7-5469-2195-2

I. ①我…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9583 号

中国作家前沿丛书·小说卷

我们的爱 WO MEN DE AI

-
- | | |
|------|-------------------------|
| 著 者 | 刘建东 |
| 主 编 | 施战军 于文胜 |
| 责任编辑 | 张好好 张筱谨 |
| 特约编辑 | 郭 艳 邵 筐 |
| 封面设计 | 党 红 |
| 制 作 |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 |
| 出版发行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
| 地 址 |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
| 邮 编 | 830011 电 话 0991-3773964 |
| 印 刷 |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 mm × 1 230 mm 1/32 |
| 印 张 | 9.75 |
| 字 数 | 210 千字 |
| 版 次 | 2012年6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69-2195-2 |
| 定 价 | 28.60 元 |
-

本社出版物均在淘宝网: 新疆旅游书店(<http://xjdzyx.taobao.com>)有售, 欢迎广大读者通过网上书店购买。

目 录

contents

我们的爱 / 1

杀鸡 / 40

看电影 / 83

师长的故事 / 131

糖果与棺木 / 157

编织谎言的人 / 197

水中的仙女 / 223

快乐的快时光 / 264

老虎来石家庄那一年，我正热烈地爱着一个姑娘。

老虎是我兰州大学的室友，住在我的下铺。大学时期，他是著名的校园歌手和第三代诗人。他长发飘飘的形象曾经打动过兰州大学无数女孩的芳心。大二那年，老虎爱上了中文系低我们一级一个来自内蒙的姑娘。两人出双入对我们宿舍，那个内蒙姑娘俨然就是我们宿舍的第九个人。有一个事实我必须讲，那就是地质系来自新疆的某个姑娘为此还自杀过一次。姑娘被医生救活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想见老虎。等老虎被人从兰花柴电影院里拽出来，懵懵懂懂地站到病榻前时。她说她想听老虎读一首自己的诗。老虎稀里糊涂地就读了一首自己刚刚给内蒙女友写的爱情朦胧诗。老虎还没有读完，新疆姑娘已经泪水涟涟。她突然伸出自己虚弱的双手抓住了老虎的胳膊，央求他爱她。老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的无理要求。他说，他愿意陪着他的内蒙女友走完漫长的一生。实际上，老虎的誓言只是感动了女友一个夏天，却让新疆姑娘一生都生活在回忆的阴影之中。老虎和他的内蒙女友，在大学毕业时就分道扬镳了。据说内蒙姑娘毕业后去了上海。

大学毕业后老虎被分配到昆明的一家医院里。一个喜欢写诗和唱歌的人,对于医院那种令人压抑的环境很快就失去了兴趣。他给我写信说,他就像是被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的死尸一样,整天无所事事。就连滇池那么优美的风景也无法开启他尘封的灵感。我委婉地对他说是不是因为那个内蒙姑娘的离去,让他心灰意冷。老虎坚决地予以否认。他给了我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他说,是医院的药味让他过敏。

老虎写信说,昆明成了他的伤心之地。他要离开了。想去唱歌。

那一年是1992年。我爱上了一个姑娘,姑娘姓谢,叫云娜。她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分配到车间里倒班。令她头疼的是上夜班。午夜一点钟,骑着自行车穿行在通往厂区的大道上,听着风吹麦浪时低低的细语,谢云娜感到无比的恐惧。她说,她之所以答应和我谈恋爱,就是因为我能够忠实地充当她的守护神。实际上也是如此,在谢云娜上夜班的日子,因为要接送她,白天上班时我经常萎靡不振。即使如此,我毫无怨言。我保持着旺盛的爱情斗志。

第一次约会时的情景给我们以后的爱情之路涂上了一层浓郁的浪漫色彩。

因为时间和地点的缘故,一整天我都有些心神不宁,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谢云娜对我产生好感。午夜12点。我应约来到生活区外面的俱乐部广场上。我的手里打着一个手电。由于我的疏忽,电池即将寿终就寝,所以在我前面晃来晃去的光线十分幽暗。我有些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检查恋爱的必要设备。我想找个小卖部买节电池时,谢云娜骑着一辆自行车翩翩而至。她穿着一条碎花的淡绿色裙子,裙裾随风舞动,使那个午夜有了一丝灵异的妩媚。她骑车的技术我不敢恭维,自行车摇摇晃晃地冲着我而来,她慌张地大呼小叫:“快拦住我!快拦住我。”

我左闪右躲,我想抓住那辆失控的自行车,却没有办到。最后,

我们两人连带着那辆崭新的自行车一起摔倒在广场的中央。幸亏那是个万籁俱静的午夜,没有什么人笑话我们。自行车和谢云娜都压在我的身上。我感到疼痛像是蚂蚁爬满我的全身。谢云娜却并不领情。她站起来后非常恼怒地说:“你怎么这么笨,连个自行车都控不住。”

我掐着胳膊说:“是我不好,我笨。”其实我想说为什么她连个自行车都骑不好,我没有说出口。如果那天我说出那句话,我们的爱情就会胎死腹中,也就没有后来发生的种种让我忧愁的事情。

谢云娜告诉我说,她根本不会骑自行车。因为要上班,她才不得已买了个自行车。她说,自行车就像是她的一个敌人。她想往东走时,它偏偏往西。俱乐部顶上的那盏灯仿佛是被雾气包裹着,实际上那是个晴朗的夏夜。我们头顶星光闪烁。谢云娜突然问我会不会骑自行车。我说,当然会。我骑自行车的历史比我上学的历史还要长。我不是吹嘘,我说的是事实。谢云娜问我能不能骑车送她去厂区。我毫不犹豫地扶起自行车,说,请上车吧。

我骑车带着她向厂区飞奔。正是上夜班的时候,不时地会有自行车从我们身边经过。开始时我们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能感到我身后宽阔的空间,有风在我们之间吹过。她矜持地让她的身体尽量向后靠。来到了厂区门口,我停下自行车,突然觉得这不像是次约会,不免有点失落。谢云娜突然说:“我忘记了,今天我不是夜班。”

我失落的心情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返回生活区的路上,我有点兴奋。我感到她挨得近一些了,因为我感到了来自于她身体的热量。返回时的路上冷落而寂寥,只有我们身下的自行车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两旁的麦子诡秘地制造着某种恐怖的氛围。谢云娜问我害不害怕。她说,那个姓史的姑娘就是这个时候被人拖到麦地里强奸的。我说,别怕,有我呢。谢云娜伸出手抓住了我的衣服。

其实我应该感谢午夜时分的化工厂。在通往厂区的那条幽暗的大道上，我们的爱情之花也在夜色的保护下悄悄地绽放。我们借着夜色偷偷地接吻，偷偷地抚摸了对方的脸庞。我们做得小心翼翼，像是两只刚刚长大的小鸟。谢云娜的身体颤抖不已，她甚至哭出了声。我害怕地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手足无措地一个劲地向她道歉。谢云娜抹着眼泪说：“我觉得你像是那个强奸犯。”

1992年的夏天，爱情还是潮水中的小船，小船宽大而温暖，而当老虎突然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中时，小船就显得拥挤而混乱了。

一个闷热的下午，老虎背着一把闪闪发亮的吉它从人流中钻出来。等在出站口的我还真的以为又回到了大学时代。他还是老样子，不同的是蓄起了胡子，连鬓胡子像是从长长的头发里探出来的两柄剑。老虎去了广州和上海，现在准备去北京发展歌唱事业，路过石家庄便来看看我生活得如何。一下车，志向远大的老虎就要给我唱首歌，他说他离开昆明前在滇池旁写的。我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有点像是要把式卖艺的。我连忙说：“回去唱回去唱，我们那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们坐班车驶出市区，在麦田的注视下颠簸了约有40分钟，才来到我的工厂。老虎看着一望无际的华北大麦田，抒发了南方人的情怀。在我的宿舍里，老虎放下行李，喝上一口水就迫不及待地给我唱起了歌，那首歌是专门为我而写的：

你来信说你收到我带来的礼物
忍不住感动得想落泪
其实你落不落泪已经无所谓
只要你还记得我是谁
你的信里充满了忧郁和伤悲
似乎你生活得很无味

这使我想起那年毕业时的你
是多么地自信没有自卑
想不到这一年你活得这么累
我感到隐隐地有一些后悔
真不该在我们凄凉的毕业晚会上
不顾一切把你灌得酩酊大醉
其实建东你别想生活有多么美
我和你每天都在编织虚伪
在别人的眼中老老实实一本正经
到夜晚躺在床上想入非非
别把自己当成圣徒或是哲人
要知道谁都有他的辛酸和拖累
只要能脚踏实地一步一个坑
想想一日三餐和妻子儿女就非常可贵
说一千道一万别管对不对
我只想说我爱你永远不悔
在这个四面楚歌包围的世界上
有个朋友是种多大的安慰

这首献给我的歌名字叫做《亲爱的朋友刘建东》。他唱得极为动情,我听得也极为动情,我隐隐地感到自己的眼眶有些湿润。如果不是谢云娜及时地赶到为我解围,我想我会尴尬地掉下眼泪。我的女友谢云娜没有听完整首歌,她进来时,因为我俩都极为投入,并没有注意到她。她靠在门框上,听了一半,听完她率先鼓起了掌。她的掌声把我和老虎都从大学的回忆中拉了回来,我急忙站起来,给他们两个做介绍。谢云娜握着老虎的手,紧盯着他的脸,对他的胡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犹豫不决地问了一个相当幼稚的问题,她说:“你

脸上那个东西是叫胡子吗？”

老虎略为愣了一下，然后爆发出了响亮的笑声。他的笑声不像是个南方人。

谢云娜问：“我说错了什么吗？”

老虎急忙压住自己的笑声说，“没有，你没说错什么，你说得千真万确，这是胡子。我没有撒谎，我也没有用马毛沾到脸上假装成熟，不信你可以摸摸。”

我女友谢云娜虽然充满了好奇，但是一个姑娘的矜持还是让她望而却步。她把双手放到腿侧，偷偷地看了老虎的胡子一眼，又把眼睛挪到了脚下。她的脸微微地有点红润。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就在我宿舍里吃了顿饭。饭是谢云娜做的。老虎不住口地夸赞她的厨艺，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真的觉得是美味佳肴。一晚上，我和我的女友谢云娜成了老虎的听众。老虎的话出奇地多，可能是已经从昆明出来半年有余了，漂泊的日子里没有见到熟人，话都攒到肚子里了。他先是和我一起说起了重庆的贺斌、兰州的叶舟、陕西的大付、北京的小关和连云港的王川等同学，而后那个重逢后的夜晚就成了他一个人的独角戏。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从昆明逃出来后的经历。他讲自己在广州和上海闯荡生涯，仿佛就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初出江湖一样惊险。我女友谢云娜几次都忘了把送到嘴边的饭再进一步送到嘴里，还是我讨好地碰了碰她的肘部，她才把饭安全地送进了嘴巴。那天晚上，老虎还即兴读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
在莫测高深的天空中
每天在对和错之间不辨真假
每天在说和听之间似懂非懂

在平平淡淡的生涯中
在不动声色的目光中
每天在钱和钱之间疲于奔命
每天在人和人之间强装笑容
我幻想有一天
我能放声大哭
像个孩子一样
放声大哭
我幻想能够有一天
我能像个孩子
放声大哭
这算是一种悲剧
还算是一种喜剧
我说不清
你最好不要去追究
你最好不要去打听
没有人能告诉你

读诗时,老虎的长发在我狭窄的单身宿舍里像是一面旗帜飘来飘去,而他的络腮胡子像是将军的两柄剑挥舞着。四年大学生活,我早已经习惯了作为一个诗人的老虎有些夸张的作派,但是我安静得像一只猫的女友谢云娜却兴奋不已。她的脸颊绯红,眼睛随着老虎的头发和胡子而转动。

说实话,这一个多月来,老虎的经历充满了冒险、兴奋和忧伤,那样的生活也让我回味自己平淡的生活时有些自惭形秽。而我根本不知道,行吟诗人与歌手老虎的故事掀起了我女友谢云娜内心的波澜,深藏在内心的狂野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几年之后,

当我失去了谢云娜,当我和老虎保持着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当我偶尔想到谢云娜时,我会想到那个夜晚的她,我似乎能看到她平静的内心像是潮水一样地涌动。

当天晚上,老虎要睡在我的单身宿舍里。天已经很晚了,我送谢云娜回去。生活区里寂静而安详,这是我们熟悉的生活场景。谢云娜突然让我抱住她,我依言搂紧了她,我感觉到了她身体的战栗。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谢云娜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她说:“我这二十多年算是白活了。”

谢云娜的感慨在那个浓密的夜晚还没有引起我足够的警觉。两天后,当老虎整装待发要北上时,谢云娜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要随老虎一起去北京。谢云娜当天出现在我们两人面前时,背着一个简单的小黑包,戴着一副墨镜。我问她要去做什么。我记得她要上中班。时间不允许她去车站送老虎。就是那时,我的女友说出了那个令我震惊和后悔一辈子的决定,她说:“我要和他一起去北京,我想看看他的生活。”

我张口结舌,我说:“你你你……还要上班。”

谢云娜说:“我不管,你去给我请假。理由你自己编,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说:“要扣奖金,还有工资。你会后悔的。”

谢云娜说:“我不管。我想了两天了。我要是不跟他去北京才会遗恨终生呢。”

我无法撼动她的决心,我只好求援似地看着老虎。我想如果老虎开口拒绝她,她会死心的,但是老虎没有看到我暗示的眼神。谢云娜的决定反而让他感到非常激动。他觉得总算有人对他过分的行为投赞成票了。他激动不已地说,你放心,建东,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在去往车站的班车上,我不厌其烦地问谢云娜能不能改变她的想法。谢云娜说:“不能,我想去看看信仰到底有多大魅力。”

我站在石家庄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目送着他们两人融入了茫茫的人流当中。我的视线中，只看到了一把吉它，那吉它背在谢云娜的肩上，一上一下，像是汪洋中的树叶，转眼间就不见了。那一刻，有一丝寒意袭上心，我不禁打了个冷颤。

在谢云娜去北京的日子里，我隔三差五地就要请她车间的主任老梁喝酒。我对老梁说，谢云娜的母亲得了白血病，就快不久于人世了，她在病床前尽孝心呢。老梁喝了酒就对我的谎言深信不疑，但他也透露了他的忧虑，他说还是让她的母亲早点康复吧，时间太长了他也不好应付。我合手祝福道，愿我的未来岳母大人身体健康。

一个月之后谢云娜才风尘仆仆地回到我身边。她穿着牛仔裤，戴着墨镜，头发散乱地披在肩上。开始我还以为是哪个走黄河的旅行者呢。谢云娜打了我一下，说：“你发什么呆呀！是我。”她的声音没有变。

我把她抱起来，原地转了几个圈，觉得她的身体比以前轻了。

关于老虎在北京打拼的生活，是由谢云娜向我转述的。

老虎带着她闯进了首都。在火车上，谢云娜说老虎显得很安静，就像是扑食前的狮子，话很少。谢云娜想问问他那个内蒙女孩的事情，老虎却闭口不谈。她问老虎为什么话变得那么少了，是不是面对她有些羞涩。老虎说不是，他说自己正在积蓄力量，焕发潜能。但是谢云娜明显地看到长发和胡子掩饰下的那张白皙的脸有些羞红。

在北京，为他们接风的是我们大学时的同学。北京的同学早早地就在饭馆里等着老虎，有向东、大张、石头和小关。他们都以为那个文静而腼腆的姑娘小谢是老虎的女朋友。她背着老虎的吉它，紧紧地跟在老虎的身边，所以让他们产生那样的错觉是很自然的。老虎急忙否认了他们的猜想，他说起了我。同学们在短暂的疑惑之后，就纷纷地向谢云娜询问我的情况，令他们记忆犹新的是大学毕业时我喝醉的情景，所以他们问谢云娜最多的也就是我还喝不喝酒，喝

醉过没有。谢云娜嫣然一笑说：“喝，从来没醉过。”

席间，小关弹着老虎那把吉它唱起了《朋友》，其他的人就跟着她大声唱起来。这首歌是黄小茂的。1989年就由老虎唱遍了兰州大学。直到几年之后，这首歌才由一个叫臧天朔的歌手唱遍了大江南北。那首歌甚至吸引了饭馆里的服务员和就餐的人，他们纷纷停下来认真地倾听着他们的歌唱。谢云娜也是第一次听到那首歌。她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激情飞扬。她说，我的同学们眼睛都湿润了。

我同学们的疑惑不仅仅在酒宴之间，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我的女友谢云娜跟着老虎在北京城里东奔西跑，他们出入于各个唱片公司，出入于散落在角落中的录音间，和来北京混唱的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一起唱歌，他们形影不离的样子让我的同学们的疑惑一直没有停止过。小关为此还给我的办公室打过一个电话。她先说起了老虎，她说他还和以前一样脑子里全是幻想。东拉西扯了半天才突然问我：“小谢是你女朋友吧？”

我说：“是呀。我们非常相爱。”

小关说：“她也在北京呀！”

我说：“我知道。她跟着老虎，她想看看老虎是如何实现自己的幻想的。”

小关笑着说：“真逗……”小关欲言又止。

那次通话到此为止。我没问她没有说完的话是什么，她也没说。一个月之后，我在《文汇报》上看到了小关写的一篇散文，她写到了怀揣梦想闯荡江湖的老虎，她说老虎像是一个侠客存在于我们不敢有的梦想之中。文章中她把老虎当成一个虚幻的人物。他成了我们理想家园中的一棵树。那个时候，谢云娜就坐在我的身边，我们俩一起阅读了那篇文章。谢云娜哭了。我猜测，小关说到谢云娜的心坎上了。

老虎要到民院的一个老乡那里住。他犹豫不决地问大家谁能帮

忙给谢云娜安排一个住处。小关说跟着她去吧，她南口的家虽然不大，但仍然可以让小谢住得很舒服。谢云娜却生气地说：“我跟你来又不是想去找一个舒服的地方住。”大家尴尬地彼此看了看。

老虎只好苦笑着对大家说：“别管了，不用大家费心了。”

我不知道老虎是否后悔过一时冲动要带谢云娜去北京。当他们穿越华灯初上的北京城，来到民院时，他的老乡王灿惊讶地看着他身后这个有些纤瘦的女孩。老乡王灿说：“我还以为就你一个人。”

老虎介绍说：“小谢，我哥们儿的女友。”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为他的介绍而惊讶的。王灿也不例外。王灿临时在女生宿舍里找了个空床，总算把谢云娜安顿下来。

第二天老虎就领着谢云娜去了大地唱片。老虎要找的那个人正是黄小茂。老虎准备了一大堆的卡带，还有各种歌唱比赛的获奖证书，从初中到现在的。当他奔走在北京的街头，身边有一个忠实的追随者，我想，老虎其实并不踏实的内心也感到了温暖。所以当他即将见到黄小茂时，对美好未来的幻想充盈了他的思想。他们在天安门前还喝了一瓶汽水。老虎还问谢云娜想不想去登登天安门。谢云娜说，等你唱红的那一天吧。谢云娜的祝福陡增了老虎的信心。

不巧的是，黄小茂不在北京。公司里一个留着卷曲头发的小年轻告诉他们，黄小茂在一周之后才能回来。这并没有挫伤老虎的信心。一周的时间说快也很快，老虎领着谢云娜走遍了北京城各个酒吧，老虎毛遂自荐地给酒吧唱歌，并分文不取。更多的时间他们停留在什刹海。那些幽暗而充满了魅惑的小酒吧里，老虎的歌声纯正而优美。谢云娜夸张地对我说，整个北京都醉了。对她的判断我不敢苟同。说老实话，北京的池子太大，再优秀的歌手也要在浪尖上滚几滚，在池底下喝点水。几年之后我和刘玉栋、麦家等几个作家来到什刹海，我看着沉醉在那迷离夜色中的人们，一下子想起了谢云娜说起的什刹海，我以为那里会是歌声阵阵。可是我没有看到。

难忘的歌唱的夜晚给了我女友谢云娜广阔的想象的空间，她的生活在老虎的歌声启发下豁然开朗。也许她的血液里就涌动着那种狂躁不羁，也许她只是出于对老虎那种虚幻生活的向往，我宁愿相信是后者。我天天盼着她回到我的身边，有一天我听到了她久违的声音。她打来电话不过是让我快速地给她汇点钱过去，她说他们已经身无分文了。那时候他们已经在北京呆了整整半个月了。老虎的歌唱事业发展的并不顺利。

他们到北京一周之后，在大地唱片见到了黄小茂。黄小茂坐在沙发上，抽着三五烟看着他们俩，黄小茂随意地问了一句：“女朋友？”

老虎急忙回答：“朋友的，朋友的。”

黄小茂优雅地笑笑，但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谢云娜。谢云娜低下头，她说她感觉自己的脸像是刚刚在火上烤过。

他们在北京又等了一周。等到了黄小茂的好消息。黄小茂说，他觉得其中的一首歌《亲爱的朋友刘建东》非常好，想收入《校园民谣》的第一辑中。听到这个喜讯，老虎有些忘乎所以，他激动地抱着谢云娜转了几个圈。说到这里时，谢云娜对我说，其实什么事也没发生，他就是一时兴奋抱了抱我，你可别吃醋呀。我的心情很复杂，老虎是我最好的朋友，谢云娜是我的女友，按理说我不应该做无端的揣测，可是听着她讲得眉飞色舞，仿佛只有我一个人是局外人，我有些黯然神伤。谢云娜显然看出了我的沉重的失落，她的脸贴在我的脸上，那是一张热情得有些发烫的神采奕奕的脸，她声音妩媚地说：“你不是一直想看看我的胸吗，我让你看。不过它有点小，你要有点思想准备。”

就是在那天他们把仅有的一点钱花了个精光，好好地庆祝了一下。谢云娜说老虎头一次喝了啤酒。她说，那天的老虎像个孩子似地，在民院的草地上，他喝得烂醉，谢云娜说她趁机摸了一下他的络腮胡子。她告诉我说，胡子很硬，真像是两柄剑。

我给他们汇去了钱，我在留言栏里写道，速回，我想你。

他们收到了钱就有了继续在北京呆下去的资本，我不知道我的那句留言是不是能够打动谢云娜，让她想到我。她回来后我问过她，她皱着眉头说：“留言？我怎么不记得了。”

可能是由于兴奋过度，从来不喝酒的老虎把嗓子喝坏了，所以当黄小茂让他到录音棚去录音时，他发出的声音怪怪的，嗓子像是被两只巨大的手掌压扁了。在进录音棚前，老虎的紧张显而易见。他不断地抚摸着自已的胡子，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动。谢云娜形影不离地跟着他。老虎沙哑着嗓子说：“你别走了，我看着心烦。”

谢云娜像只听话的小猫停下来，站在墙角静静地打量着他。老虎却无法让自己安静下来。后来老虎坐到了那张有些旧的黄色沙发上，抱住了头。我女友谢云娜走过去，拿开了他的双手，把他的头抱在自己的怀里，对他说：“你肯定行，别紧张。”

谢云娜的抚慰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那次录音可能是老虎无数次失败之中最惨痛的一次，对他的打击也是最重的一次，因为有一个姑娘期待的目光在看着他。我想，这可能是他觉得非常伤心的原因。黄小茂听完他的录音，沉默了许久才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缓缓地说，你的歌词和曲子都是一流的，但你的声音是三流的。这句话等于判了他的死刑。谢云娜在一旁向黄小茂解释他嗓子不好的原因，她说他不小心喝了酒影响了声音的效果等等。其实说再多的原因都无法改变现实。当他们失魂落魄地走出大地唱片，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段路后，老虎突然间笑出了声，他的笑声虽然有些破败，却不乏快乐。他的笑声倒把一直没敢出声的谢云娜吓了一跳。谢云娜说，就是在走出大地唱片的那一刹那，她想起了我，她想起了石家庄。她对我说，你是我最好的港湾。

老虎说，要不是因为有你，我才不管什么录音不录音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并不太在乎出不出名，能不能大红大紫，我只想让自己